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

同治九年。庚午。八月。辛丑。步軍統領存誠等奏。本月初五日。據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恭親王等面交天津縣民人金占鰲一名。交拏衙門嚴密訪拏務獲等語。當即密派把總劉增王德明前往訪拏。旋據該把總等在正陽門外觀音寺地方連陞店。將該犯金占鰲拏獲到案。據該犯聲稱係天津縣民人。弟兄四人。伊弟三人。名叫金二郎世傑。金三郎世俊。金四郎世達。伊一人來京。在正陽門外連陞店居住。現被拏獲等因。至該犯金占鰲應交何處辦理。伏候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步軍統領衙門奏拏獲天津民人金占鰲請旨辦理一摺即着該衙門妥派員弁將金占鰲即日解往天津歸案訊辦曾國藩等於該犯解到時迅速研訊確情毋任狡展原摺着鈔給曾國藩等閱看

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由潼關渡河入晉迭次欽奉七月十八二十等日

諭旨飭將所帶各營分紮直隸邊脛獲鹿一帶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臣先已檄飭郭松林武毅全軍由陝洛過河暫紮彰德衛輝等處周盛傳所部由韓城分起渡黃至平陽會合齊進茲查山西平定直隸井陘一帶山徑險狹糧

草糧貴。不宜屯紮多營。因令周盛傳統率馬步各隊。暫紮
平陽洪洞等處。休養操練。臣自率親軍八營。按站前進。於
八月初四日行抵井陘。擬即赴獲鹿暫駐。就地籌辦糧運。
以濟軍食。抑臣更有陳者。欽奉
密諭。現在天津之事。未即決裂。若調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
又生疑忌等因。查官軍越境遠役。與營中出隊情事不同。若朝
發夕至。原可聲東擊西。故為不測。茲由陝入直。二十餘里。
人馬二萬有奇。後路調撥餉械軍火。前路籌辦車馬糧料。
有一不備。不可行軍。洋人教民。布滿內地。豈能處處掩人
耳目。臣此次迫於六月二十八日

嚴前。倉猝成行。幸而天津和議可就。不至遽有戰事。若稍決裂。我軍遠來疲乏。糧餉軍火。布置諸難齊備。深懼無以應敵。負咎滋重。夫用兵之道。與馭夷之法。皆須虛實奇正互用。洋酋好為大言。內怯多疑。遇事專講利害強弱。臣鴻在江南。辦理交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轉減。議辦亦易就緒。蓋嚴兵衛正所以保和局也。前曾國藩奏稱。因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臣奉

命帶兵赴直。何可仍以無備而往。即使調兵信息。各處傳聞。為洋人窺破。或轉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議可以速成。非理要挾可以截抑。彼既挾兵船而來。似不能禁我之不調兵。彼若

先聞機。則先聞警。非我調兵即啟釁也。況此次和議成後。中國諒非永不設備。若果認真設備。洋人亦不能毫無覺察。無論其覺察與否。疑忌與否。當先盡其在我。勿予以無情無理之口實。略示以不茹不吐之風裁。目前天津之案。必為拏獲賠償。日後自強之策。必求練兵製器。理與勢兩不偏廢。庶於大局有裨。臣已遵

旨分飭各軍遠紮晉豫邊界。所慮一旦有警。呼應不及。愚昧之見。不敢不豫為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行抵直境。派兵分紮晉豫邊界一摺。據稱郭松林全軍。暫紮彰德衛輝等處。周盛傳馬步各隊。現在平

陽洪洞等處。休養操演。該督自率親軍八營。行抵井陘。擬即赴
獲鹿暫紮。籌辦糧運。惟各軍遠紮晉豫邊界。所慮一旦有警。呼
應不及等語。所籌均合機宜。前已有旨將李鴻章調補直隸總
督。諭令赴津接篆。該督現已行抵直境。即着懍遵前旨。迅速前
往天津。接受督篆。妥籌一切。以副委任。近日洋人情形。尚不至
遽行決裂。所有郭松林周盛傳等軍。即着照該督分派地方。暫
行駐紮。以休兵力。仍當嚴飭該統領等。隨時操演。嚴加約束。毋
令滋生事端。

署浙江巡撫布政使楊昌濬奏。竊臣接奉軍機大臣傳諭。
同治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欽奉

諭旨現在各省沿江沿海口岸。設立防兵。能否真實可靠。着嚴飭各該處帶兵各員隨時訓練。實力整頓。悉心辦理。不可徒託空言。以期有備無患等因。欽此。臣正在欽遵辦理間。又奉七月十

三日

諭旨津事尚無頭緒。能否不至決裂。未可豫定。此時惟有先籌防守。以杜洋人窺伺之心。所有沿江沿海水陸官兵。仍當懔遵前

諭。力加整頓。並着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綏靖海疆。思患豫防之至意。下懷欽悚。莫可名言。臣查浙江海口。以甯波鎮海為最要。溫州乍浦次之。杭紹台所屬又次之。定海玉環則孤懸海面。道光年間之事。可為前車。然

其時洋人尚未占踞腹地現在甯波江北岸均為外人所占比屋而居溫州近又准其通商及內地各郡縣亦皆有洋人傳教往來遊歷路徑無不熟悉且外國輪船飈疾異常海底又可設電綫得信尤速此時而言籌防實有防不勝防之勢浙省額兵經臣於藩司任內詳議減兵增餉陸路共存兵一萬九千餘名內江外海水師共存兵三千三百餘名自改章以來疊經督臣與各前撫臣嚴飭認真訓練冀成勁旅雖近來積習漸除究竟新練之卒未經戰陣且分防各汛心力不一可靠與否殊無把握巡洋釣艇等船大小六十餘號分隸沿海水師各營以之出洋捕盜尚

度力有不足。若與外洋兵船。角力於大海狂瀾之中。勝負之數。較然可覩矣。留防楚湘勇丁。陸續裁撤。水陸僅存五千餘人。水師巡緝內地河道。兼護釐卡。勢難撤動。且船隻甚小。於海口亦屬無益。陸勇三千餘人。除留防省城九百餘名外。餘俱分布各府。藉資彈壓。此浙省沿海地勢及留防兵勇之大概情形也。臣初次奉

旨後。當即嚴飭濱海各營鎮將。力加整頓。結實訓練。並密行箚紹台道文廉。查明該郡城垣是否堅固。制兵是否精實。及地利險要。礮臺存廢情形。詳細稟覆。一面委員潛往甯定各處。逐加察看。均尚未據覆到。竊維籌防外患。與緝捕內匪

不同。道將調兵。不能秘密。官有舉動。民無不知。現在甯波地方。中外尚屬相安。若先事聲張。設有刁徒乘機肇釁。節外生枝。愈難收拾。況彼族非一。兵端一啟。無從區別辦理尤為棘手。至愚如臣。不能不慮及於此。今為未雨綢繆之計。惟有移飭沿海各營。先行挑選精兵各數百名。設立哨隊。庶操演可齊。而徵調亦易。業經函商署提臣及定溫各鎮辦理。未知能否就緒。至甯波府城。本有楚勇六百名。係提臣黃少春舊部。向稱得力。台州現有楚勇八百餘名。亦便於調用。並擬飭駐紮常山總兵黃有功所部新湘營駐紮泗安副將羅啟勇所部楚軍右營各添勇二百名。足成

五百人一營○以備調遣○仰託

皇上威福○彼族未必遂敢焉思逞○萬一不得已而用兵○亦惟先就現有兵力○相機辦理○不敢豫先張皇○亦不敢因循貽誤○以期仰副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楊昌濬奏遵旨籌防一摺○據稱浙江海口○以甯波鎮海為最要○溫州乍浦等處次之○該處為洋人往來熟徑○防不勝防○浙省水陸各兵○除巡緝內地河道及留防省城外○僅敷分布各府彈壓○惟有就現在兵力○相機辦理等語○所籌尚無實在把握○天津一案○現飭迅籌了結○雖不至即行決裂○不能不先事

豫防。該省水陸各兵二萬餘名。既經該省督撫隨時訓練。自可
備豫不虞。該撫現經移飭沿海各營挑選精兵。設立哨隊。並擬
將黃少春舊部楚勇及總兵黃有功所部新湘營等軍。豫備調
用。即著妥為經理。實力整頓。所有濱海各營鎮將並著該撫嚴
飭切實訓練。固不可稍涉張皇。亦不得因循貽誤。楊昌濬現已
簡放浙江巡撫。責無旁貸。該省水陸籌備事宜。務宜悉心辦理。
毋得徒託空言。
癸卯。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再臣於初四日行
抵井陘。當經奏明暫駐獲鹿。茲蒙
恩調任直隸。欽奉寄

諭。著即馳赴天津接紮等因。欽此。臣自入晉境。接奉叠次
諭旨。聞津案漸有就緒。即分飭郭松林一軍暫紮河北彰德。周盛
傳一軍暫紮山西平陽。並未稍動聲色。昨據郭松林遂次
函稱。河朔水災。彰郡間無多糧。恐軍食難繼。俟到彼察奪。
或就運河附近屯駐。藉購南糧。周盛傳稟稱。陝省北山土
匪潰勇。剿除淨盡後。即移師分起渡河。前隊於七月二十
五日行抵平陽。遵飭擇地分紮就食。晉省代購米麥。惟距
直稍遠。當枕戈以備啟行各等語。臣均遵
旨飭令該提督等持以鎮靜。聽候續調。至正定教堂一節。臣於初
三日過平定州。接總理衙門函稱。七月三十日。法國德綸

譯官面述。正定教士函告城內訛言繁興。欲與教民為難。又有勇丁放言騷擾。聞係臣帶來弁兵路過該郡等語。其時臣軍均尚在晉西。距正定甚遠。並無一人一騎前往直境。何得先有路過騷擾之事。臣沿途所過地方。查拏游勇滋事。擒殺不少。營規尚為整肅。惟恐別處弁兵冒充臣營。造謠生事。當經飛飭正定府縣嚴查懲辦去後。據正定府劉秉琳等稟覆該教士戴濟世。七月初旬已他往。留洋人梅慎思等兩人代管教堂。在城居民。並無訛言。亦無游勇滋擾等情。適正定鎮總兵譚勝達。迎謁臣於固關。面詢該處靜謐如常。兵民與教堂。毫無干涉。自係聞臣將至。捏為

驚疑惝制之詞。彼族恆情。固無足怪。臣擬率親軍馬步。先

至保定布置。略為休養。料理一切。再行赴津接篆。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郭松林等軍分別駐紮。並擬率親軍先

至保定。再行赴津等語。該督於抵保定後。趕緊料理一切。即行

前赴天津妥籌辦理。正定靜謐如常。雖據該督查明兵民與教

堂毫無干涉。仍著李鴻章督飭各營將領隨時彈壓。毋令滋生

事端。至各處游勇。如有揑造謠言。從中構釁情事。並著該督嚴

拏懲辦。以靖地方。郭松林一軍。暫紮彰德。既恐兵食難繼。應否

就運河附近屯駐。著李鴻章酌奪辦理。

乙巳。科布多參贊大臣奎昌奏。竊奴才奉

旨派與俄官查勘塔城邊界。俄國已立牌博。於五月十五日。業將

攜帶關防司員弁兵等起程日期。並派員先期往查牌博

各情。奏

聞在案。於六月二十九日。行抵塔城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地方。

俄國立界大臣穆魯木策傳。已在該卡等候。當即來營拜

候。次日。奴才答拜。並彼此餽送禮物。後。與俄國立界官穆魯

木策傳面議齊辦。商定公同親勘。俄國已立界博。前雖經

奴才派員往查。恐有不實不盡之處。奴才即同該俄官帶領司

員弁兵等。按照圖約。由塔城所屬瑪呢圖噶圖勒斡卡倫

起。行至賽里鄂拉止。挨查俄國已立牌博四處。均在三年

原議分界誌約綫道之處建立。幸無詭譎侵佔情弊。奎亦飭令弁兵等在俄國已立牌博以東建立界牌鄂博四處。於七月初三日。行抵霍爾莫多卸吉布奈地方。俟與俄官穆魯木策傳商同往查塔爾巴哈台山嶺等處俄國已立牌博。奎惟有竭力殫思。不辭勞瘁。親同履勘。照約辦理。以期仰副我

皇上軫念邊疆之意。除俟辦理完竣再行具奏外。查奎昌此次

奏

命立界。較比上年應用沿途駝馬烏拉諸多掣肘。而烏古賊亂臨邇。奎一面派員遠出偵探。一面設法提調境外駝馬烏拉

幸無阻滯。已入塔城邊卡。所有奴才隨帶司員弁兵及臺卡

蒙古官兵。隨同辦理界務。奮勉異常。擇其尤為出力者。援

照上年立界成案。

奏請賞戴頂翎。令擇得跟隨奴才奎昌立界辦理各案界務。理藩院

主事職銜明魁。辦理賞需餉項。戶部委主事即補直隸州

知府銜崇錫二員。請令先戴三品頂翎。候補防禦花翎筆

帖式富勒琿。即補防禦花翎貴祥二員。請令先換四品頂

帶。儘先陞用防禦魁連。普祥。布倫托海效力當差五品頂

帶巴彥圖。巴杭阿四員。請令先戴四品頂翎。藍翎即補把

總張有。田良。張永。六品藍翎即補經制外委閻清泉。張庭

楨均請令先戴五品頂翎即補經制外委張永定苗庚考候補經制外委閻深泉郭富貴高天亮請令先戴六品頂翎六品頂帶李發春申志山張全忠張鳳鳴張永楷均請令先戴藍翎即行補用頭等侍衛祥楷請令先戴二品頂帶伊犁五品頂帶花翎通事敖學爾請令先戴四品頂帶三品頂帶蒙古筆寫齊沙克都爾扎布請令先戴花翎蒙古筆寫齊達蘭泰請令先戴六品藍翎以壯觀瞻俟事竣後各該員如果始終奮勉並有出力官兵等另行據實酌保以示鼓勵

諭軍機大臣等奎昌奏查勘俄國已立界牌鄂博一摺奎昌現已

與俄國立界官穆魯木莱傳公同履勘。由塔城所屬之瑪呢圖噶圖勒幹卞倫起至賽哩鄂拉止。查明俄國已立牌博四處。均在原議分界處所建立。尚無侵占情弊。已飭令弁兵等在俄國所立牌博內。建立界牌鄂博四處。辦理尚妥。惟塔爾巴哈台山嶺等處。尚有俄國已立牌博。未經勘定。該大臣現行抵崔野爾莫多地方。與俄國立界官會商往查。仍著按照圖約。循依綫道。詳細確切勘明。勿任稍中侵越。以重邊防。此次隨同立界委員明魁等。均著照所請先行賞戴翎頂。如能始終奮勉。事竣從准與出力官兵。一併敘賞保奏。以示鼓勵。分界既定。中外疆域分明。彼此可以相安。然政貴經久。弊必豫防。若不振刷精神。隨時

偵察。恐日久懈生。難免俄人不復行移占。金昌尤當督飭兵弁

將設立牌博各邊界。時加巡查。不得稍涉大意。其應如何嚴定

章程以垂久遠之處。着該大臣悉心妥籌。奏明辦理。

己酉。

諭內閣。李鴻章現已調補直隸總督。著即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

丁日昌成林查辦事件。工部尚書毛昶熙。着即回京供職。

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竊臣等於七月三十日。將

提解已革天津府縣到津日期。恭摺奏報。奉

上諭。羅淑亞所遞洋文。節着曾國藩按照所指各節。逐一詳訊。取

具切實親供。其事所必無者。固應明白剖晰。其情所或有者。亦

不可諱飾避就。庶有以折服洋人之心。不致再滋口實等因。欽
此。臣等查府縣改解津郡。
朝廷權衡至當。具有深心。虔奉
諭旨催取該革員等親供。以為辯難之資。而總理衙門來書。於府
縣擬抵一節。亦皆堅持定力。不肯曲從。正論持之自上。已
足張
國勢而懾敵情。臣等曷勝欽佩。張光藻劉傑抵津後。即據呈
遞親供。臣等彼此面商。誠恐供詞內仍有不實不盡之處。
上負
聖主矜全之恩。下授洋人吹求之柄。議由臣等在津先加鞫詰。凡

該員等欽供有本係疏虞。意存迴護者。亦有本無大過。語未分晰者。均經臣等摘出詰問。令其逐條登覆。其羅淑亞所遞洋文。由總理衙門鈔寄到臣。亦令該員等按照所指各節。一一供明。羅使照會內稱。凡次洋文。業經分送各國。意謂懸之國門。垂為定論。府縣供詞。亦必令各國共知。推問尤宜覈實。臣等令署理天津道丁壽昌會同臣昶熙。臣成林奏帶之司員。臣國藩奏派之道員。先行會審。臣等旋親加鞫問。務令該革員等心服。仍復有辭以對洋人。方為確實。謹將府縣親供。及登覆洋文各條。鈔送軍機處。備呈

御覽。臣等細覈此案。雖由謠言牽衆。而百姓之聚衆滋事。實緣豐

大案之對官放搶。倉猝致變。未經放搶以前。該領事懇責
巡捕。趨赴商署。持械出入。百姓並皆讓路。任令行走。初無
傷害之心。若使堂大業不兩次放搶。必可安然無事。迨至
滋事以後。則衆人洶洶。已成不可禁遏之勢。該府縣等臨
時失於彈壓。事後不能緝兇。揆其情勢。雖亦不無可原。惟
地方釀成如此大變。邊釁幾從此開。自非尋常因案被議
者可比。相應請
旨飭下刑部議具奏。其應如何定擬之處。伏候
聖裁。至滋事兇犯。現已拏獲八十餘名。設局審訊。各犯恃無旁證。
異常狡展。計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已得七八人。略有證供

於鹽關稅課等款項下。覈實開支報銷有案。數年以來神
機營。威遠隊。
盛京捷勝營等處需用槍藥等件。悉向三口通商衙門調撥
支應。從無貽誤。現在崇厚奉
旨出使法國。雖經奏明將存津兵三千餘名。並歷年存備之軍裝
火藥等項。交天津鎮總兵陳濟清管理整頓。惟事關防勦。
不可無大員統率。臣等公同商酌。擬援照舊章。仍歸三口
通商大臣接辦。庶整頓清釐。事權畫一。兵不虛設。餉不空
糜。於各營調撥軍需。呼應亦較靈便。相應請
旨飭下現署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仍照舊章。其統津郡

防軍。督同天津通永鎮總兵。大沽協副將。認真訓練。覈實經理。不得稍有疏懈。實於練兵籌餉。兩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飭李鴻章迅赴天津等語。昨據曾國藩等奏稱。審訊滋事各犯。確有證供應正法者得七八人。略有證供應治罪者。約二十餘人。第案情重大。各國傷斃商民亦多。若正兇僅訊出七八人。此外任其漏網。恐無以服洋人之心。且此案為日已久。若不趕緊辦結。必致另生枝節。著李鴻章迅速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成林。督飭承審各員。將案內得有證供各犯。認真研鞫。勿任時認時翻。及早擬結。至天津府縣所具親供。內有應行覆訊。及與六月二十五日曾

國藩奏到查明滋事大概情形摺內。情節不符之處。仍著曾國藩等迅速覆訊明確。一面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覈辦。一面將覆訊供詞。據實具奏。另片奏。請飭成林接統津郡防軍等語。天津海防。關繫緊要。所有崇厚任內練習洋槍各隊。卽著成林接統。督同天津通永鎮總兵。大沽協副將。認真訓練。不得稍有懈弛。其各營軍餉。及需用軍火器械等項。均著悉照舊章覈實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竊照上海

欽差通商大臣關防。總理上海及長江一帶中外交涉事件。並管南洋各口關稅事務。經江蘇巡撫薛煥李鴻章。先後管理。

同治五年十一月間○李鴻章升任湖廣總督○奉
旨以大學士兩江總督曾國藩署理○七年七月間○曾國藩調補直
隸總督○所有上海通商大臣○經臣衙門奏請
簡派○奉
上諭新授兩江總督馬新貽著充辦通商事務大臣○欽此○又奉
上諭○嗣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簡放上海通商大臣○已明降諭
旨○令馬新貽充補矣○馬新貽新任兩江總督○丁日昌久在上海○
於外國情形○更為熟悉○遇有緊要事務○著即幫理○欽此○現兩江
總督馬新貽出缺○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國藩奉
旨調補兩江總督○所有上海通商大臣關防○應否照案仍令調任

兩江總督曾國藩接受。並令丁日昌會同辦理。抑或於兩
員中專派一員之處。恭候
欽定。
諭內閣。著兩江總督江寧將軍魁玉。著兼署辦理通商事務大臣。
癸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年六月二十五日。欽
奉
諭旨。提督陳國瑞現在京城。著派員伴送赴津。聽候曾國藩查訊
等因。欽此。經醇郡王於六月二十七日奏明。派委副都統銜左
翼步軍翼尉桂祥。內火器營護軍參領倭什本。於六月二
十八日由京起程。伴送陳國瑞前赴天津。交曾國藩。以憑

查訊。一俟訊畢。仍帶回京。維時臣衙門以羅淑亞在津。其

勢洶洶。有欲置之死地之心。即經奏

准暫緩前往。現在此案漸有頭緒。已革府縣。均經逮有親供。應即

仍遵前

旨。請由神機營王大臣。令原派人員伴送至津。以憑查訊。訊結仍

伴回京。再本月十五日。接據曾國藩函稱。有案內先犯周

起隆在京。藏於該提督寓所等情。請

旨飭令該提督交出。由曾國藩等一併訊辦。

諭神機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仍遵前旨。飭令神機營派員

伴送提督陳國瑞赴津查訊。並飭該提督將要犯周起隆交出

訊辦等語。着神機營王大臣。即令原派之桂祥。侯什本將陳國瑞伴送到津。以憑查訊。俟訊畢後。仍着伴送回京。其要犯周起陞一名。並着飭令該提督到津交出。由曾國藩歸案訊辦。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仍遵前旨。飭令提督陳國瑞赴津查訊等語。已諭令神機營王大臣。派員伴送該提督赴津。並飭將要犯周起陞交出。由曾國藩等訊辦矣。陳國瑞抵津後。應即取具切實親供。以憑裁辦。着曾國藩等督飭承審各員。將應行查訊各節。向該提督訊問明確。令其切實登覆。毋稍含混。俟逐供訊結後。再行飭令回京。其周起陞一犯交出後。即着歸案嚴訊。原片均着鈔給閱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天津一案。起事至今。將及三月。未經辦結。所有法國及各國使臣。屢來饒舌。並臣等悉力爭剖合情。查經臣等先後奏陳在案。伏思各國一氣句結。遇事生風。是其故智。當此案初起。臣等所慮。即在各國之藉事為難。牢不可解。不徒以法國之決裂為顯著之患端。今因案未完結。法國使臣羅淑亞。因屬日肆恐嚇。即各國使臣。無不同為焦急。而英國使臣威妥瑪。向來心計最深。此時尤為恭遜。臣等於該使臣面論之際。隨時剖說。幾至舌敝唇焦。無如該使臣以事無眉目。仍復日來絮聒。兹於八月十一日。據該使臣遞到照會一件。累累千餘言。大意以遣

廷答中國以兵力為恫喝。其措詞甚為難堪。臣等公同商
酌。擬令該使臣收還照會。連日前往英館極力辯論。並告
以辦理此案。中國實係認真。現已將次就緒。可以無庸過
此照會。本處亦無可照覆。再三辯駁。雖該使臣語漸馴順。
而照會則不肯收回。並稱此件原望中國辦理之實心。亦
不必定須照覆。臣等刻又密催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等。
迅速籌辦。務於本月二十三日。將已革府縣及各供冊送
部覈辦。並將現擬訊實之正兇。先行擬定罪名。由該督等
自行陳奏。作為一案。以免外人藉口遷延。致生枝節。
御批。知道了。

甲寅。協辦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承准軍機大
臣密寄。八月十五十七等日。欽奉
上諭。著即馳赴天津。會同曾國藩。丁日昌。成林督飭辦理。並奉十
五日明發
諭旨一道。臣於十二日行抵保定。將親軍各營布紮休養。料理後
路糧餉軍火轉運事宜。接見司道。諮詢地方切要利弊。甫
有端緒。臣體素羸弱。自夏徂秋。督隊冒暑馳驅。感受濕熱。
加之憂念
國事。寢食頓廢。肝疾增劇。正在服藥調理。擬稍復元。赴津接
篆。並蒙

明詔敕促。職居譯署。何敢稍有詿延。茲定於二十二日起程赴津。聞陸路阻水多處。擬俾小舟循大清河東下。約計五六日可抵津郡。再行察酌情形。會商妥辦。惟曾國藩函稱。現獲各犯。供認可正法者七八人。應分別議罪者約二十餘人。擬於二十三日先行奏結等語。該督臣亦知洋人傷斃較多。要犯設抵。辦不及數。難免饒舌。惟津民萬眾齊心狡賴。又事後深知悔懼。或遠颺無蹤。或堅不吐供。不比一家一人之事。可以儘數吹求。無礙大局。自丁日昌到後。窮搜力索。捕治已極認真。事關動眾。尤慮刑偪株連。附會羅織。致成冤獄。而激眾怒。不獨非中國政體所宜。即揆諸各國平

素道理。不肯輕易殺人。傳教尊為行善之意。亦微有不合。所期日後與民相安。豈在一時快意雪忿。若欲示以警戒。正法八人。與議罪二十餘人。辦法不為不重。遠近必皆寒心。臣竊料以後各處。不至再有此等巨案。若殺戮太過。實為洋人永遠之患。尤非各國厚待中國百姓之心。想總理衙門王大臣。必已與各國使臣詳切開導矣。臣力所能及。當隨時督飭地方官。設法訪拏訊辦。斷不肯略存袒護。致令洋人含冤。亦未使過事苛求。轉令百姓解體。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起程赴津一摺。天津一案。曾國藩等擬於八月二十三日先行奏結。自已辦有眉目。即著妥速定擬。赴

期具奏。不得再有遷延。轉致另生枝節。據李鴻章奏稱。正法八人。與議罪二十餘人。辦法不為不重等語。惟天津府縣正法一節。既力為拒絕。而所緝滋事正兇。應正法者又僅七八人。殊無以服洋人之心。著曾國藩等。將未獲之犯。趕緊勒限嚴拏。並將現獲各犯。認真研鞫。不得稍涉寬縱。致令兇徒漏網。轉滋洋人口實。至天津府縣所具親供。內有應行覆訊之處。諒已早經訊明。一面將覆訊供詞。迅速具奏。一面將該革員等。於接奉此旨後。即日解交刑部。聽候覈辦。限於八月二十五日到部。本日據醇郡王等奏。遵將陳國瑞派員伴送赴津。該督等於詢畢後。將該提督親供。即行具奏。仍令原派之員。將陳國瑞即日伴送回

京。要把周起陞交出後。即著歸案訊辦。

李鴻章又奏。前直隸提督劉銘傳遵

旨起營。經安徽撫臣英翰奏報在案。茲接據該提督函報。七月二十九日。由籍起程。水陸兼程。業於八月十六日。馳抵直隸滄州軍次。過臨清時。接奉臣等行知初三日寄

諭一道。謹即欽遵辦理。惟此次聞

召即行。實臣職應盡之義。仰蒙

聖恩高厚。

獎賚異常。慚悚無地。除呈請督臣曾國藩據情代奏。恭謝

天恩外。當督飭所部將士。勤加訓練。以備折衝。

御批○知道了○

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李福泰奏○竊照同治九年七月

十五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二十五日○本

上諭○天津民教啟釁等因○欽此○仰見

聖謨宏遠○未雨綢繆至意○伏查粵省教堂○隨在皆有○上月天津信

到○當經臣等曉諭附近居民○不得窺伺生端○省外各府屬

通飭一律禁約○惟是各屬民情浮動○刻須防範○而洋人性

情叵測○尤應謀定幾先○誠如

諭旨○暗中防維○實刻不容緩之舉○竊念防外洋與防內匪不同○今

日之防外洋○與昔年又不同○防於尚未決裂之時○與防於

已經決裂之時。尤為不同。臣等晰夕焦思。張籌守禦。謹為我
皇上詳晰陳之。粵省海口重在虎門為上。蕉門厓門等處次之。咸豐七年以後。藩籬盡撤。久已不足恃依。此外港汊紛歧。在在可通。實無扼要之所。不得已就近察看。惟來路之獵德南路之大黃滘河面較窄。水勢略平。兩岸駐紮重兵。尚屬有險可守。於此密排巨礮。連環加攻。彼亦不能飛渡。此等防於內河者也。從前洋船。停泊外海。自換約後。千日輪船兵船。任意游行。直趨腹地。迄不能禁。萬一事有決裂。果能嚴行封港。杜絕往來。尚可妥辦堵禦。誠恐彼以兵船先期

駛入。雖欲設防。實已緩不濟急。事機至此。惟有就地相度形勢。專扼要隘。嚴遏其登岸之路。在我有堅守之心。即在彼無常勝之算。此籌防於陸路者也。粵東綠兵。操閱已歷二年。邇來尚見起色。又總兵方耀。鄭紹忠等。疊經奏派分駐潮韶各屬。督兵搜捕土匪。本年春夏閒。又派參將鄧安邦。副將戴朝佐。分赴廣屬東順香新等縣。整頓捕務。統計各路兵勇。合之省練各營。足敷調撥。方耀一軍。仍備潮防。鄭紹忠等營。密邇省垣。朝發可以夕至。無庸另須徵調。此籌備兵勇之情形也。粵省防務。大要在此數端。而目前鴟張之形。尚未顯露。若遽蒼黃布置。似必以此藉口。勢將枝

節積生。現在惟有不動聲色。密飭各營勤加訓練。密飭各庫積備餉需。密飭省局廣購軍儲。仍暗中設法聯絡。以固結人心為要務。庶幾有備無患。免至臨事周章。臣等身任封圻。責無旁貸。務期實心經理。斷不敢徒託空言。

瑞麟等又奏。再正繕摺間。又接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醇郡王奏。風聞天津法夷有雇覓廣東匪徒四千。潛圖報復。須豫為防範。請飭密查等語。着瑞麟李福泰飭令該地方官嚴密訪查。如果屬實。即設法妥為解散。使內地游民不為該夷所用。方為妥善等因。欽此。查各國洋人聚集香港。近年藏垢納污。

久為逋逃淵藪。平時潛匿要犯。地方官關移查拏。往往力為庇護。辦理頗為棘手。而各屬教民往來該處者。尤不能以數計。前月天津信到。此間謠傳。亦有外國人在香港澳門招集匪徒之說。臣等多方查察。事難保其必無。勢亦無從禁阻。此外沿海鄉村。並無游民百十成群。招募前往之事。除密飭各該地方官確查妥辦設法解散外。謹附片據實密陳。

丁巳。江甯將軍暫署兩江總督魁玉奏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奏。伏讀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寄

諭。現在津事未結等因。欽此。奴才魁玉前在京口副都統任內。防勦

多年。於焦山上下一帶情形。均稱熟習。江陰口以下。皆吳升前在上海帶兵。為師船往來必由之路。現在各就見聞所及。公同面商。查江陰口江面極闊。擇其可以扼守者。則北岸之劉聞沙。南岸之大石灣。小石灣。實為當衝之地。焦山兩岸。則以圌山關為門戶。北岸之圌土洲。西成洲。南岸之二礮頭。尤為扼要之區。至此泝流而上。則南岸之烏龍山。為貼近金陵之屏蔽。以上各處。從前均有礮臺。現在僅存其基址。若欲一一修整。不但無此鉅款。抑且有需時日。而地勢險要。究為隱蔽之資。宜籌守禦之策。現已一面廣備軍火。一面在鎮江防查舊存大礮。擇其可用者。酌量於

各處礮隄。設法安置。其水師之向來分汛者。已將提標五營。瓜洲鎮標五營。並照前督臣馬新貽奏定原議。暫各歸併一處。排泊操練。不使畸零散布。設或有事。則擇地扼紮。移調較易。至各本汛分防地段。暫飭各地方官實力兼顧。另於湖口酌調得力礮船三十號。駐紮金陵附近要隘。為上下策應。水師布置略有頭緒。尚須輔以陸兵。則省城所練新兵五營。提督吳長慶所帶慶字三營。人數雖少。尚足以資緩急。安徽撫臣英翰。本有派兵助餉之議。亦由督等相度機宜。隨時商調。江南提臣李朝斌。前曾函致馬新貽。所論吳淞等處隘口。極為詳確。該提督所轄各營。尚有船

船及八團舢板○可以輔長江破船之不足○芽等擬與密商○悉心匡畫○聯絡各軍○雖不敢謂確有把握○或者各專責成○尚可同心助守○芽魁玉仍當欽遵

諭旨○咨商李瀚章○劉坤一○郭柏蔭○飭各省兵力○分布協防○總期益加慎密○不致稍涉張皇○遇有交涉事件○密飭蘇松太道涂宗瀛○加意籠絡○弭患未形○以仰副

聖朝懷柔遠人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魁玉等奏○遵旨妥籌長江防範事宜一摺○長江下游撫守事宜○現經魁玉○黄翼升○公同籌議○擬於各處要隘安設礮位○並將分汛水師○查照馬新貽原議○暫各歸併一處排泊操

練。另調礮船三十號。駐紮金陵附近。為上下策應之需。一面與
李朝斌聯絡各軍。以資協助。所籌均尚妥協。即著魁玉等悉心
區畫。慎密布置。毋得稍涉張皇。辦理通商事務大臣。前已有旨
令魁玉兼署。中外交涉事件。魁玉責無旁貸。即著督飭蘇松太
道涂宗瀛等。加意籠絡。弭患未形。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英桂奏。竊照天津民教啟釁。臣
前奉
諭旨。密籌防範。業將辦理情形。恭摺由驛馳陳在案。茲又承准軍
機大臣密寄。同治九年七月十三日。奉
上諭。著於各該省通商口岸。迅速籌防。萬一洋人兵船駛至。務須

設法堵禦○勿任乘虛肆擾○或至占踞口岸○如有疏虞○惟該督撫等是問○所有沿江沿海水陸官兵○仍當懍遵前諭○力加整頓○並着將現辦情形○詳晰具奏等因○欽此○仰見

聖明先機獨照○思患豫防○臣○任寄疆圻○曷敢稍形疏忽○伏思洋事迄無端緒○羅淑亞多方要求○叵測之積慮處心○已可概見○此時不即用武者○或因該國現與布國搆兵○無力分兵相扶○故先張我以必不能允之事○作和戰未定之局○俟布國事息○而後突如其來○詭計陰謀○難逃

洞察○凡沿江沿海各省○亟當懍遵

諭旨○迅速籌防○然臣有慮者○通商口岸各國羣聚而居○已非一日○

即如福州以五虎為口門。勘度形勢。口外無險可扼。宜於五虎口內之金牌閩安等處。節節扼防。方得其要。奈自省城以達南臺。由南臺以至羅星塔。無地無洋人雜處。彼族腤中國結。一氣相聯。是設防宜扼咽喉。而殷憂又在心腹。其廈門海口形勢。尚不及福州。而華洋雜處。大略相似。蓋各口自通商以來。險要幾無可恃矣。揣度法國情勢。百端要挾。將來難保不無決裂。然兵端則又未可自我先開。若我遽示以形。在法國固易藉口。並恐各國群啟猜疑。連橫之勢。激而愈固。於大局窒礙尤多。臣再四籌思。惟有欽遵

前諭。腤為防維。前署福建撫臣羅大春於交卸後航海來省。臣已

與逐細密商。先將省標官兵均歸訓練。擬再酌募勇丁。屯於附省地方。由羅大春親率。教以戰守之方。所有全省水陸官兵。亦已通飭鎮將分隊認真操演。並密飭沿海文武。如有洋人兵船駛至。務須留心偵探。其船廠設在中岐。與羅星塔海口切近。先曾分駐弁勇五百名。在彼巡護。臣並咨商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就近時加選練。以資保衛。一面密令司道籌備軍火餉需。各營整理器械。總期有備無患。斷不敢徒託空言。現據福建水師提臣李成謀密緘。准臣函咨後。當將提標各營弁兵。分為水陸兩隊。並選調礮口等處之兵。派員管帶。隨時校閱整頓。擬添募楚勇。借訓

練以資防範○臣已函咨○屬其迅速添募○至臺灣海外孤懸○可慮情形○已於前摺縷陳之○臣拜摺後○復飭臺灣鎮道悉心布置○尚未接據稟覆○茲又恭錄

諭旨○密飭籌防○此外尚有未盡事宜○容再會同福州將軍文煜暨沈葆楨○羅大春妥商辦理○

己未○大學士調補兩江總督曾國藩○江蘇巡撫丁日昌○三口通商大臣大理寺卿成林奏○臣等疊奉

諭旨○飭將津郡五月二十三日案內滋事先犯○迅速辦結○近又接奉八月二十日寄

諭○飭將未獲各犯勒限嚴拏○現獲之犯認真研鞫○不得稍涉寬縱○

欽令允徒濫綱。轉滋洋人口實等因。欽此。臣等自承辦此事。久經督飭文武設法購拏。悉心研鞫。自七月下旬設局發審。嚴立限期。晝夜追求。直至中秋節前。僅得應正法者七八人。應治罪者二十餘人。臣以辦理日久。人犯無多。深負委任。更恐洋人不肯輸服。轉致枝節橫生。日來激厲各員。不得稍存寬縱。務令多緝正兇。以示持平而全大局。惟此案事起倉猝。本無張先糾集之正兇。而洋人多已傷亡。又無當堂質對之苦主。各屍初入水火。旋就掩埋。並未驗傷塡格。絕無形迹可爲物色兇手之資。用是濫綱之犯。難於掩捕。已獲之犯。不肯認供。天津無賴之徒。有稱爲混星子者。

向以能熬刑自誣。此次輒以為出於義憤。雖酷刑而不畏。而鄰右亦不敢出而質證。恐為輿論所譏彈。又慮仇家之報復。欲求眾當情真。定案萬難遲速。欲以無辜充數。則問心既有所不忍。而亦不足以服洋人之心。棘手甚多。愈辦愈窘。反復籌思。若拘守常例。實屬窒礙難行。有不能不變通辦理者。常例群毆斃命。以最後下手傷重者當其重罪。此案則當時眾忿齊發。聚如雲屯。去如鳥散。事後追究。斷不能辨其孰先孰後。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確係下手正兇。不復究其毆傷何處。此變通辦理之一端也。常例斷獄決囚。必以本犯畫供為定。其或本犯供詞狡展。則有眾證

確鑿。即同擬成之例。此案則各犯恃無屍親。堅不吐實。旁人又不肯輕易指質。眾證亦殊難得。臣等議定本犯無供。但得旁證二人三人指實。取具切結。亦即據以定案。此又變通辦理之一端也。計訊定供證確實者十一人。無供而有確證者四人。共計可以正法者十五名。擬辦軍流者四人。擬辦徒罪者十七人。共計可科輕罪者二十一名。除即日將各犯供摺咨送總理衙門暨刑部外。謹先繕具清單。

恭呈

御覽。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均未確實者。尚有十六名。擬歸於第二批辦理。情節較重在逃未獲者。尚有十一名。一併

開單先呈

御覽以擇

宸扆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或與洋人訂定抵

償實數中國如數辦到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覈定行知臣等以便遵循此次定擬各犯若遂

速行處決將來等辦愈難應與洋人商定統俟續奏二批

後併案辦理再臣國藩到津適七十日始將要犯具奏辦

理遲延應請

旨將臣曾國藩交部嚴加議處

曾國藩等又奏臣等欽奉本月十七日

上諭。天津府縣親供內。有應行覆訊等因。欽此。旋由總理衙門將
應行覆訊。及不符原奏各條。備文詢詰。並致函到臣處。於
二十三日將該革員等起解。當飭署天津道丁壽昌。逐條
分訊。取具該革員等供詞。一面遵照總署來函。剋日起解。
續奉二十日
諭旨。飭催覆訊之供。並限於二十五日。將該革員等解送到部。臣
查府縣在津。業經取具確供。奏明辦理。本已無事羈留。惟
前接十九日
諭旨。飭令陳國瑞赴津。由臣等訊辦。臣前詰問該革令劉傑各條
中。尚有應與陳國瑞質證者。該提督不日即可抵津。臣擬

就近在津。令與劉傑令質訊一語。俟訊明後再將府縣解

送到部。惟於

諭旨二十五日到京之期。恐致稍有逾限。謹先將覆訊府縣供詞。

咨送軍機處。以備呈奏。

曾國藩又奏。江蘇撫臣丁日昌來津以後。與臣會辦教案。

激厲文武各員。緝兇審供。廣詢博采。雷厲風行。不令稍涉

急緩。振興鼓舞。動合機宜。足以補臣遲鈍之愆。現在津案

未結。該撫本難遽行回任。惟江南財賦之區。庶政殷繁。現

值新漕將開。兩藩臬兩篆。僅應寶時一人並管。本難兼顧。

又新遭督臣馬新貽之變。官民無所稟承。若得撫臣早日

啟程南返。綜攬蘇省全綱。兼籌中外交涉事件。乃無貽誤。

合無仰懇

天恩。准令丁日昌俟李鴻章到津後。即行南下回任。於南北大局。

均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審明天津案內各犯。分別定擬。開單

呈覽。並天津府縣不能剋日解京各摺片。天津滋事一案。為時

已久。必應赶緊辦結。曾國藩等以此案株手甚多。礙難拘守常

例。不得不變通辦理。現據訊明各犯。擬辦正法者十五人。擬辦

軍徒者二十一人。既屬供證確實。情真罪當。即着照所擬辦理。

其情節較重。訊有端倪。供證尚未確實之犯。仍着認真研鞫。迅

速定擬具奏。未獲各犯。並著上緊飭緝歸案訊辦。至所稱將來第二批奏結。或再辦首從犯各數名。或與洋人訂定抵償實數。由總理衙門覈定行知等語。所奏殊屬拘泥。此次津民逞忿滋事。貽致釀釁。案情重大。自不得不嚴行懲辦。但衡情定罪。惟當以供證為憑。期無枉縱。豈能豫為懸擬。強人就案。著曾國藩等審訊明確。持平定擬。不必拘定成見。至應行正法各犯。著俟刑部議奏。已革天津府張光藻等罪名。特再降諭旨。前諭該督於本月二十五日。將該革員等解交到部。何以遲遲未經起解。著曾國藩等仍遵前旨。迅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聽候覈辦。毋庸俟陳國瑞到津質訊。以期迅速。曾國藩另片奏請令丁日昌於

李鴻章到津後。即行回任等語。丁日昌著俟李鴻章抵津商辦一切後。再行請旨。曾國藩因此案辦理遲延。自請交部嚴議。著

加恩寬免。

丁日昌又奏。竊查天主耶穌各教。傳入中國。載在條約。因不能不照章隨時保護。然亦不能任聽作奸犯科。以致事機決裂。不可收拾。耶穌一教。安分守已。與民無爭。尚無他虞。至天主教。雖其本心並非為惡。而傳教士所到之處。不擇莠良。廣收徒衆。以多為能。無識愚民。或因詞訟無理。或因錢債被逼。輒即進入教中。教士聽其一面之詞。為之出頭庇護。詞訟無理者。可以變為有理。錢債應還者。可以不

還。莠民以教士為逋逃藪。教士以莠民為羽翼。俗諺有曰。未入教。尚如鼠。既入教。便如虎。嗚呼。此百姓之積恨所以日見日深。教士之聲名。所以日見日壞也。卽以天津一口言之。自通商後。中外商民。相安已久。毫無閒言。耶穌教人亦不以為怨。惟百姓言及天主教。則異口同聲。恨之入骨。蓋緣天津莠民衆多。一經入教。則陵虐鄉里。欺壓平民。官吏志在敷衍。但求無事而不求了事。又不能將百姓受屈之處。與領事官力爭。領事官又何從知教民如此妄為。百姓怨毒積中。幾有及爾偕亡之憤。夏間迷拐一事。剖心剜眼一層。固可決為天主教所不應有。而教民之迷拐幼孩。

希圖欺騙教士。多得錢文。亦豈能斷其必無。曾國藩附奏中。亦已歷歷言之。五月二十三日之變。在事官吏。既不能彈壓於先。又不能緝犯於後。過誤誠屬不輕。然謂之無識無能則可。謂之有意激變則不可。至是日搶毀洋行。屠剝洋女。焚殺行人。此等匪徒。志在搶奪焚殺。過於殘忍。毫無人理。誠不能不儘法懲辦。以儆將來。其目擊官長被洋人放槍。因而聚眾奮毆者。則事出有因。不能不謂之出於公憤。今日逃竄者株連家屬。啼飢號寒。到案者鞭箠桁楊。究轉就繫。官吏平時既不能為之謀生計。伸枉曲。臨事又令以慷慨就義之身。使為見仇者所快。臣誠私心痛之。雖事

關中外大局。不能不按法擬抵。而臣目擊情形。殊堪矜憫。
可否仰懇
聖慈。俯念愚民義憤罹法。分別有因無因。情節重者僅法償抵。情節輕者酌從寬減。抑或俟大局議結。復由地方官妥密查訪實情。分別撫卹。統求出自
天恩。至府縣事出無心。情有可原。不惟殺之不足以弭邊釁。即使一時敷衍了事。而地方官從此引為前車之鑒。身家念重。名節念輕。將來即遇洋人無理之事。亦將惟命是聽。吏治人心。何可復問。合無仰乞
聖主鴻施。嚴飭中外維持根紀府縣議抵之罪。有益於大局者。實

非淺鮮。臣自問來津將及一月。辦理無狀。罪在臣等。應請
天恩將臣與曾國藩一併嚴議。莫為津郡官民稍贖愆咎。仍乞
聖明飭知中外通商衙門。將天主一教於今年續修條約時議明
教士不准濫收莠民。干預詞訟。並嚴飭疆吏。凡地方官必
須慎選有風骨通時務之員。方能持平辦事。於理應保護
者。必為認真保護。不可內外異心。於理應爭持者。必當竭
力爭持。不可因循釀禍。庶幾未雨綢繆。不致激成事端。臣
與已革天津府張光藻等。素未識面。無所用其迴護。即到
天津後。勒限嚴拏正兇。絲毫不遺餘力。亦並非討好百姓。
惟確查此間釀禍實情。不敢捏於

上聞。

御批。該衙門議奏。

總理船政前江西巡撫沈葆楨奏。臣維輪船之設。其利較戰船數倍。其難亦較戰船數倍。戰船伍符尺籍。恆取土著之人。一入標營。便知定分。層層鈐轄。安於固然。輪船則博采廣搜。不拘成格。耐風濤者未必習輪機。習輪機者未必精駕駛。其出色當行之技。惟籍隸閩廣江浙。大半久於洋船之中。且有生長南洋。眷屬未入內地者。其天性誠篤。心地明粹者。固不乏人。而漸染既深。習氣難除者。亦復不少。且平日等夷相視。去就自由。繩以營規。輒不解為何故。此

約束之難也。兵船恃槍礮為聲威。槍礮生疏。非特不能命中。利器與空手同。且臨敵倉黃。將有自焚之患。戰船可就地操演。近日輪船所用槍礮。多於從膛安放子藥。來海外絕島試之。則恐傷人。此操演之難也。輪船號數漸多。不能不分布各口。平日各不相聞。臨時各不相習。雖有事調合一處。而聲氣隔閡。號令參差。此稽查聯絡之難也。具此數難。寄諸疆臣。則職守所羈。無從慮風濤以兼顧。責之駕弁。則勢分相埒。無從聯指臂以和衷。合無仰懇

天恩。簡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之大員一人。以為統領。俾訓之權

義。以生其忠

君父

國之心。練其技能。以壯其敵愾同仇之志。庶幾南北一氣。寰

海鏡清矣。謹會同陝甘總督臣左宗棠。福州將軍臣文煜

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臣英桂具奏。

沈葆楨等又奏。統領之才。與管駕官不同。管駕官必精駕

駛舵輪機者乃可。而統領則以忠正率屬為先。臣等竊見

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器識沈毅。操守端潔。前隸楊岳斌

外江水師。戰功卓著。其始任福建水師提督之任也。海上

風濤。本非所習。而忠勇自勵。雖極顛簸眩暈。百折不回。久

之遂視重洋如枕席。自是水師將弁無敢不日馳騖於狂

颶巨浪之中。數十年頻廢之習。為之一振。輪船統領責任
綦重。
朝廷自有權衡。惟臣等既有所知。不敢不仰體
皇上求賢若渴之誠。敬獻芻蕘。以備
采擇。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奏請簡派輪船統領一摺。據奏新設輪船。
約束操演。以及稽查聯絡。其難較戰船數倍。亟需知兵大員統
率。藉資訓練。福建水師提督李成謀。前隸楊岳斌外江水師。登
著戰功。著作為輪船統領。英桂沈葆楨即傳諭該提督。務當申
明紀律。嚴加約束。以肅營規。兵船恃槍礮為聲威。若技藝生疏。

非特不能制勝。且臨敵蒼黃。將有自焚之患。近日輪船所用槍

礮。多於從膛安放子藥。非海外絕島試之。則恐傷人。英桂等即

責成李成謀隨時駕駛出洋。周歷海島。勤加操練。俾該員弁等

熟習風濤。悉成勁旅。不得性耽安逸。致令訓練皆屬具文。有名

無實。輪船號數漸多。不能不分布各口。若彼此各不相習。勢必

心志不齊。難期用命。李成謀身為統領。尤當將各船聯絡一氣。

以壯聲援。

癸亥。大學士調補兩江總督曾國藩等奏。竊臣於八月二

十三日。奏請俟陳國瑞到津後。再將府縣解送到部。欽奉

二十五日

上諭。着曾國藩等仍遵前旨。迅將該革員等解交刑部等因。欽此。

臣查該革員張光藻劉傑等到津以後。業經臣等鞫訊取

具切實親供。分咨軍機處及總理衙門刑部。旋由總署駁

詰數條。亦經覆訊明確。分咨在案。該革員等本無須羈留

津郡。茲派委員何松泰彭壽麟朱孫詒等將已革天津府

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迅速解送。定於本月二十

八日起程。其陳國瑞一員。須於二十五日抵津。謹遵

聖訓。不從令該革員等與之質證。據該提督投遞親供。謹鈔呈

御覽。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刑部覈辦。

曾國藩等又奏。臣李鴻章於二十二日由保定起程。先經
奏報在案。二十五日行抵天津。面晤臣曾國藩等。業將訊
明先犯。擬辦正法者十五人。擬辦軍徒者二十一人。專摺
馳陳。並因蘇省政務緊要。奏請撫臣丁日昌。俟臣到津後
即行南下回任。以期兼顧。二十六日欽奉寄
諭。丁日昌著俟李鴻章抵津商辦一切。再行赴省等因。查津案拏
辦先犯。已有就緒。其供證尚未確實及未獲各犯。臣當會
同曾國藩等督飭地方官認真研鞫。上緊緝拏。次第訊擬
辦結。不敢稍有鬆延。近接江蘇司道來信。自督臣馬新貽
遇害後。人心惶惑。又聞上海新到外國兵船數隻。防範加

髮。現督撫兩篆。均係暫行權攝。亟盼曾國藩于日昌有一

人先行回任。主持大局等語。丁日昌又以昨接家信。伊母

年屆九旬。衰病增劇。現得痧證。不能起立。署內無次丁侍

養。公私懸念。方寸惛亂。勢不能久留津郡。臣等再四熟商。

合無仰懇、

天恩。准令丁日昌速行回任。以資鎮攝而免貽誤。

曾國藩又奏。再臣國藩有密陳者。津郡五月二十三日之

案。由豐領事倉猝激變。非府縣之有意挑釁。中外皆知。臣

亦屢疏論及。其府縣擬抵之說。則豈奉

諭旨。一意拒絕。該革員等此時到部。原無俟鰓鰓過慮。惟大局之

所關甚巨。而督臣之負疚實深。有不敢不瀝陳於

聖主之前者。府縣本無大過。張光藻尤著循聲。臣之初意。斤斤保

全。尚不欲遽予參撤。豈肯更加以重咎。迨得羅使照會。忽

有三員擬抵之說。料敵不審。忽遽失措。但冀和局之速成。

不顧情罪之當否。又過聽浮議。以為下獄以後輕重尚可

自主。遽將府縣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恨。六月二十

八日一奏。曾經略述歉衷。而神明之疚。實至今未嘗暫弭

也。其後奉到改解津郡之

旨。於微臣舉措失機之咎。既曲為寬容。並其衾影抱愧之心。亦默為

解釋。

廟謨廣運○慚幸交并○自七月下旬○該革員等提解到津○臣等逐細
研訊○洋人主使之說○絕無影響○固已不俟多辨○即科以應
得之公罪○亦猶有可原者○以崇厚統率數千之眾○不能豫
為彈壓○以微臣辦理兩月之久○不能速緝正兇○今欲專責之
區區之府縣○亦屬苛論○惟語言文告之間○訊犯用刑之際○
該革員等偶有未協○此等疏忽之咎○地方官皆所時有○准
以尋常之法○至重亦不過革職而止○而臣初奏遽交刑部○
宜物論紛紛不平○該革員等初聞改解津郡之
命○私語竊賀○以為復覩天日○及近聞仍解刑部之
命○則又魄散魂飛○怯對獄吏○以為洋人仍執疆臣之原奏○終欲得

而甘心○臣之所深自負疚者此也○又有進於此者○各省民教滋事之案○層見疊出○臣前奏查明大概情形時○本有密片未上○曾於六月二十八日摺內○聲明此案議結之時○再申前請○今臣交卸在即○津案已將第一批人犯奏結○請俟而畢其說○自中外通商以來○各國皆相安無事○惟法國以傳教一節○屢滋事端○即各教流傳○如佛道回等教○民間皆安之若素○雖西人之耶穌教○亦未嘗多事○惟天主一教○屢滋事端○非偏有愛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濫○故從教者良民甚少○莠民居多○詞訟之無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斷○賦役之應

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迷拐人口一節。臣六月二十八日之奏。本難保其必無。六月二十三日之奏。亦稱魏席珍言堂中有藥迷人本性。乞眼剖心一節。世間原有此等折割慘毒之人。刑律亦有專治此罪之條。教中既多收莠民。即難保此等人不混入其中。故臣前奏昭雪乞眼剖心之誣。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為謬論。堅不肯信。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鬭。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燄愈橫。平民憤鬱愈甚。鬱極必發。則聚衆而羣思一逞。以臣所聞酉陽貴州教案。皆百姓積不能平所致。雖和約所載。中國人犯罪。由中

國官治以中國之法。而一為教民。遂若非中國之民也者。庸懦之吏。既皆莫敢誰何。賢能之吏。一治教民。則往往獲咎以去。此次天津府縣。其始不過欲治一教民。其後竟至下獄。已為向來所未有。若部議再與重譴。將來地方官必牽以為前車之鑒。誰敢與教民較量。在總理衙門及各疆吏皆思力全大局。保護教堂。然使教中與平民太不相安。譬如父母保護驕子。為眾子與鄉里所共惡。則驕子之身必敗。而其家亦必破。是護之而適所以損之。如守近年保護之法。而不思所以變計。終有決裂之一日。臣愚以為中國欲長全和局。外國欲久傳此教。則條約不能不酌增。擬

請議定此後天主仁慈各堂。皆歸地方官管轄。堂內收入一人。或病故一人。必應報明註冊。仍由地方官隨時入堂查考。如有被拐入堂。或由轉賣而來。聽本家查認備價贖取。教民與平民爭訟。教士不得干預扛幫。請旨飭下總理衙門。可否就此次議結之時。與各公使商訂。豫杜後來釁端。臣所謂有關大局者此也。微臣倉卒之誤。於此二者未能深究。此案未定。清夜難安。目下張光藻劉傑等入獄。天下吏民。無不環而觀望。相應請旨飭下刑部。細叙該革員等親供。從輕定擬。則可以張國維而伸正氣者。實非淺鮮。

諭軍機大臣等曾國藩等奏遴解天津府縣赴部。並鈔錄陳國瑞供詞呈覽。請令丁日昌回任各摺片。張光藻等既經解部。該革員等應得罪名。刑部自當秉公定擬。至陳國瑞所遞親供。既與津案並無干涉。即毋庸再令總理衙門刑部覈辦。江蘇地方緊要。現在天津之事。既有李鴻章會同曾國藩等辦理。丁日昌即著速行回任。以重職守。所有天津應訊應辦各犯。仍著曾國藩等趕緊辦結。總以愈早愈妙。曾國藩另片奏陳傳教情形。已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妥議矣。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六